

坝坝电影

怀旧或感伤

李永才(四川)

说起坝坝电影,对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我们而言,那真是一道永恒的风景线。一提起它,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能摆几个龙门阵。在那个物质和精神财富都极度匮乏的年代,乡坝头看一场电影,实在是一件称得上幸福和快乐的事。在艰苦的岁月里,电影艺术作为精神食粮更显示出其特殊的价值和魅力,人们心里无论有啥愁事、难事,只要看上一场电影,也就过去了。人们怀念坝坝电影的通透和热闹,更怀念那时候日子的敞亮和爽快。其实,人生也如看电影一样,匆匆岁月,无非一部光影流转的电影。那夏夜,那清风,还有那淡淡的月光,让人永生难忘。

我的少年时代,每当得知生产队放电影,都兴奋不已。太阳还没落山,一群晚归的鸭子,在老槐树下嘎嘎地叫,呼朋结伴的声音此起彼伏。耐不住性子的孩子们,一个个晚饭也顾不上吃,带一个小板凳扑跟斗地往外面跑。那个时候说收成,也不多哇,但乡亲们好像一年四季、一天到黑都在地里忙活,只是遇到看电影,才会早早地收工。当时到哪个生产队去放电影,放什么影片,放几场,一般都是公社电影队计划好了的。生产队接到通知后,就会安排两三个青壮劳力去公社挑机器和影片。放电影的地方一般在大队生产队庄屋的晒坝上。庄屋是大集体生产时期特有的产物,那里有几栋房子。每年秋收以后,乡亲们都会把粮食首先收到庄屋,进行一些简单处理以后,再储存起来,年底才开始分配。比如包谷,需要先把皮剥了,一粒粒麻下来晒干储存,最后再按每家所得的工分来进行分配。庄屋的大晒坝是生产队用来学文件开会的。放坝坝电影,就在这里进行。

天刚黢黑,一轮半圆的明月悄悄地爬上了天空。农村的夜因少了白天的嘈杂而静寂起来。只听见田里或路边草丛中,蟋蟀响亮地叫着,偶尔听见村子远处的狗,帮着腔儿地吠。此时,公社电影队的放映员已被请到队长家里,招待他们的也是当时最好的饭菜。吃过晚饭后,放映员就开始忙碌起来,先是在晒坝边支起两根长长的竹竿,挂上白白的镶着黑边的“档子”(银幕),然后在地坝正中间搭一张方桌,上面摆着放映机,方桌旁也绑一长竹竿,顶端吊一盏 100 瓦的大灯泡。为了不影响电影的声音效果,柴油发电机一般都会放在离晒坝较远的保管室屋后,用绳子一拉,“扑、扑、扑”的一声响,发电机启动了,整个坝子被照得通亮。

放映机旁边的座位那是最好的,无需说会安排给队上的领导。条凳、方凳、砖头、石块、背篋、箩筐,大凡能拿来坐的家什都被利用起来。队上只有百来个人,坝子应该绰绰有余,但是周围队上的乡亲哪里会放过这难得的机会,一个个闻讯赶来,整个坝子便人满为患,连旁边的树上都爬满了人,个头小的,就骑坐在长辈的肩膀上,名曰“打马马肩”。那时的场景可谓人山人海,不少大树上都有人,实在挤不下位置的,便索性跑到银幕后面或是站在远远的公路上去看。

电影放映前,晒场上总是闹哄哄的,有的喊孩子,有的找大人;有的为争地盘吵架;还有在摆龙门阵,东家长西家短说个不停。放映员先用放映机调试亮度和角度,一束雪白的光柱打到银幕上,但见光柱下面人头攒动。许多小孩喊叫着伸出手指,做各种形状投影到银幕上,兴奋地出怪相。调试完毕后,一般都要由队长讲几句话,我们早就等得心急火燎,好在队

长很知趣,清了清嗓子,“嗯,啊,请大人把细娃儿看好,还要注意莫把周围的庄稼踏坏了,现在,正式放映!”电影正片开演之前往往都是一段纪录片,然后就是故事片。其中战斗片是那个时代的“主打牌”,看得众人是激情满满、昂扬激烈。影片一开始,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都被吸进了那黑白的电影世界中。不管是蚊虫飞舞的夏天,还是寒风瑟瑟的冬天,大家都心无旁骛,津津有味地体会着银幕上或喜或悲的故事。一部片子演完后,要停下来换另一部片子。看着放映员熟练而潇洒地倒片和安片子,电影片子随放映员的手指在机器上环绕、跳跃,窜来窜去,也是一种享受。有时候,银幕被风吹得像包袱皮一样地鼓来鼓去,画面上的人影也前仰后合地变了形,但人人都饶有兴致地看着。

现在想起来,我们那个年代看的电影不少,但可以选择的却不多,以致于一部电影常常反反复复放映。演得最多的就是《南征北战》《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奇袭白虎团》《三进山城》《苦菜花》《上甘岭》《鸡毛信》《渡江侦察记》《闪闪的红星》《卖花姑娘》等。不过,也正因为是重复看的次数多,当年我们对仅有的几部影片,不仅耳熟能详,而且对其中的经典片段和台词,都可以信手拈来、倒背如流。不仅如此,那个时候我们看完了电影,还要学着演电影,唱电影里的插曲,许多电影插曲都会唱。记得上初中时,每逢节日我们总喜欢模仿一些电影中的精彩场面,比如《鸡毛信》《小英雄雨来》,无论是对白还是表演,都能配合默契,情绪饱满,不敢说“演”得多么精妙,但也学得惟妙惟肖,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当年我们这些“讲电影”的“演员”,还是那些“听电影”的“观众”,都

是无一例外地沉浸在这种开心与快乐之中。

在那个年代,如果我们光是看本生产队放的电影,那肯定是不够的,一年也难得轮上几次。于是,方圆十里八村都是我们看电影的必去之处。再远的路程,我们也几乎场场不漏。不管是河那边的白庙、观音岩,还是这边的杨柳冲、沙背溪、滴水岩,还有山上的弥勒堂,只要我们晓得那边要放电影,都要邀约着赶过去。记得那是 1980 年,我刚上小学。一天放晚学后,我和小伙伴听说梨子五队要放电影,高兴得不得了。回家丢下书包,邀上三五好友就往放电影的地方跑。那晚演的是《万水千山》,电影讲述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正当我们看得津津有味之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蒙蒙细雨,但观众仍稳如泰山,没有一个离开。放映员撑起伞,继续放映。等到电影结束后,大家一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但是大家仍然兴高采烈,万分激动,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

那时候翻山越岭去很远的生产队看电影,走夜路很少有手电筒,我们最喜欢夏夜有月亮的时候,可以依稀辨路。要不然就准备一两个火把,打头的人在前面举着火把飞叉叉地跑,后面的一个紧跟一个,手拉着手,好比夜间急行军。遇上路面湿滑,跌倒旁边的冬水田里,或是滚到了山坡下,这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去梨子二队看电影,走在我前面的吴小芳跌进了水田里,又一下把我拉了下去,一身汤汤水水,来不及拧干和抱怨,又爬起来一路飞奔。看完电影回到家里,自然挨了大人一顿臭骂。最为壮观的是电影散场后,所有的人都会把火点燃,往自己的家里走

去,四面八方的田埂路上,蜿蜒着一串串火把吐出的暗红色火苗,照亮了天际,整个山村像过节一样热闹,这成了我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场景。

回溯中国电影的历史,我们知道,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为东北电影制片厂,是 1946 年在黑龙江鹤岗市建立的。后期迁至长春,1955 年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其间在拍摄纪录片时有三名摄影师在战场上牺牲。长影自建立以来,先后拍摄了 900 多部故事片,译制各国影片 1000 多部。《五朵金花》《上甘岭》《英雄儿女》《白毛女》等一大批优秀影片影响感召了几代人的成长。随后,上海电影制片厂于 1949 年建立,八一电影制片厂于 1951 年 3 月在北京建立,上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珠江、潇湘、峨眉、西安、广西、湖北、天山电影制片厂相继建立。

那时候彩色片成本高,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是 1956 年拍摄的《祝福》,第一部 35 毫米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为《老兵新传》。而国外的影片主要是耳熟能详的《海岸风雷》《脚印》《伏击战》《山鹰之歌》等,至今难以忘记的当数《第八个是铜像》和《宁死不屈》等影片。其实那时的电影不论是国产片还是译制片都还是程式化的,正式的电影放映前总会有些加映片。

电影作为 20 世纪 50—70 年代一种文化时尚和特殊的叙事方式,对一代青少年的精神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回忆起那个年代,那一段有电影陪伴的时光,以及那些教会我踏实做事、清白做人的影片,像电影的蒙太奇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呈现……只是,那样单纯而美好的时光不会重来了。



锦里诗苑

桃花开了(组诗)

远山(四川)

1

满山的桃花开了
粉到醉人的颜色
隔开了人间的一切繁芜
我想把自己也开成这满山的桃花
一朵一朵铺天盖地地长在你身上
让月光的意蕴,日光的浓烈
通通都住进你的心里
花开是花的宿命
花开是春天的必然
你遇见我是上天的安排

我想开出一个盛唐
送给你

在你心上凿出一片桃林
用粉色的花瓣
在暗夜里画出一轮月亮送给你
也送给这一生一次的相遇

2

花开的时候
你随花瓣一起
住进我的眉宇
而你的侧颜
是我梦寐以求的江南
我的心思随着云水飘飘扬扬
虽然我素来寡淡 也无趣
但我的思念于你而言
丝毫未曾有过半分怯懦
它和我一样瘦
瘦得像一棵老桃树
我踩着满地掉落的粉色心事
我的心像云朵一样悬在半空
我拥抱着春天里的风
就像拥抱着你
我站立在铺满粉红花瓣的土地上
站在这每一寸都是火热的土地
你回头 我就在这里
我就是废墟中
你回头时的岸

3

满山遍野的春桃
带着火的种子
怒放着 燃烧着
开到了天边
融化了我结霜的心脏

微笑的虫子
在惊蛰里醒来
一声春雷
便诞生了矢志不渝的春天
唤醒了沉睡的花朵
我想让星星陪你去聊天
把春天一分为二
写下一些左思右想的文字
我想把这些桃花
开在你的唇边与胸膛
因为就算近在咫尺
也觉思念遥远

4

桃花替我喊出你的名字
那样张扬 热烈地怒放
教会我热爱这个人间
也爱上了你
因为你,
我的心上长出了花鸟虫鱼水墨山水
因为你,
我的骨骼上也开满了粉色的花朵
幸运的,是遇见了你
没有早晚
早一点晚一点
只要是你都是好的
我掉进尘埃里

却举起了一轮明月
我掉进尘埃里
却又坐拥了一整个春天
我想用这温柔的粉色
带着裂帛一样的心事
向你讨一个说法
告诉我 悬挂在我梦里的秘密
告诉我 爱的意义
让我做你的桃花吧
你做我的高山 做我的河流
让我的心继续向阳
爱我好不好?
将我安置在春天最美的时刻

荷塘月色(外一首)

黄廷滔(福建)

今夜的月色裹着清涼
把愜意的风铃摇响
那幽幽的碧綠
泻满静谧的荷塘

微风舒展出夏的画卷
荷塘的夜色披上炫彩的霓裳
清香的荷花
偎依着含情脉脉的月光

朦胧的清辉
紧锁浓浓的柳烟
灵动的荷叶
如一位钟情的少女
情意悠长地舞起玉裙

月色荡漾的涟漪植入我的手掌
尽情释放心中的绵长
让温暖涌进激情的心房
是谁在湖岸上弹奏琴弦
聆听荷塘夜色婉转的曲扬

五月

五月,告别纷扬的落英
穿过缠绵的清明雨
翠绿的枝头伸向阳光
企望孵化出一树鲜嫩的果子

蛙鼓,像演奏一首交响乐
从黄昏敲到日出
鼓声摇荡出童年的记忆
浓郁的多愁四处蔓延

阳雀,带着思念
飞回久别的青山
面对大地放声歌唱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89 期

夜游黄龙溪

何一东(四川)

《三国志蜀书》记载,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之际,有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预示天降祥瑞,真龙下凡,黄龙溪便因此而得名,当时的黄龙溪还属于犍为郡武阳县(今彭山县)。

黄龙溪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水。一条浅浅的小溪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流过,虽然是人工打造,却博得孩子们的欢心,戏水嬉闹,乐在其中。二是穿过古镇中心新开发了一条内河,河边古树下,茶馆林立,游人们密密麻麻,聊天喝茶,笑声喧哗,蔚为壮观。

如今,再到黄龙溪,而且是看夜景,心中不由得有一种期待。

灯火渐近,古镇大门处的牌坊熠熠生辉。进入古镇,道路两旁的红灯笼和中国结,彰显出喜庆。那条从高处往下流淌的小溪沟,已没有流水,估计是晚上关闭了。古镇的各种小吃店依旧灯火辉煌,一位师傅正熟练地甩面,那一根长长的面条在他手里,像一条游动的活物,听话地钻入翻腾的大锅,不少游客饶有兴致地围观拍照。

不知怎的,我走在颇显寂静的青石板铺就而成的街道,看着那些颇具风韵的明清建筑,那些飞檐翘角,心中不禁感慨良多。遥想当年,这里应该是另一番热闹吧?千年之后,生命已经历了一代又一代,这中间,又有多少故事!如今,一些明清时期的古建民居仍在,那棵千年古树乌臼树仍在,还有树龄 300 年以上的古榕树犹枝繁叶茂,它们默默地见证了多少历史的变迁,曾经的金戈铁马、战火纷飞,如今的和平安宁、欣欣向荣。

我们漫步到古镇上河衢景区的五孔桥,看见一位身着汉服的年轻姑娘正在拍照。朦胧的灯光下,夜风轻拂,老榕树像巨伞一样,她伫立在桥上,或沉思或凝望,仿佛从古代穿越而来,令人无限遐想……

是啊,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巨变的时代,年轻人有各种苦恼,也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无论如何,不要后退,不要“躺平”,不要把宝贵的青春涂抹成灰暗的颜色。我们常常看见年轻人光鲜亮丽的一面,殊不知,他们背后所面临的“巷战”与“白刃战”。就如眼前这位姑娘,我们看见她的情影,看见她的笑靥,或许,她也有自己的心事。

同行的一位从事地铁设计的美女,蹲在桥上,颇感兴趣地对着桥上的一些浮雕和篆刻拍照。我上前仔细端详,有“战国”“魏晋”等字样。此刻,石拱桥、美女设计师,构成了一幅简洁而内涵丰富的画面,她抬起头来,开心一笑,仿佛平常工作的劳累,都烟消云散。

我站在桥上,望着近和远的灯光,望着神秘无垠的夜空,感觉从未有过的宁静。此地此景,此时此刻,让人感到遥远的历史扑面而来,让人的心灵洗涤尘世的浮躁和一些无谓的烦恼!在饱经沧桑、绵延不绝的历史面前,生命的个体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多年以后,古榕树仍在,石桥仍在,而我们,或许就不在了。那些下一代年轻的人,同样会来黄龙溪看风景,同样站在五孔桥,拍照留念、抒发感慨!生命,就是这样代代相传,永无穷尽!

夜已深,我们走在寂静无人的小巷,回望这座清涼的古镇,有一种“今夕何夕”的感受。

唤醒沉睡的梦
去追赶欢乐的时光

五月,是一首婉约诗
浅夏的芬芳
流淌在深情的字里
一个热情的季节
在诗情画意中诞生

暮春抗疫

贺梓洋(上海)

张扬的春意狠狠将凛冬的苍白逼退,
匆行的医者无暇将春色细赏,
驻足看吧,
白色哪是什么严寒的冬雪?
而是欢颜的护卫。

红橙交错的焰火,
点燃生命的秩序与安详。
黄蓝疾行的凯风,
填满饥肠的履足和慌张。

绛花青柳争奇艳,
杏花微雨夜遇香,
且待疫尽慢欣赏!